

Tang Yi 介

汤 一 介

汤一介，1927年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 荣誉博士学位。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在非有非无之间》等十种。

两端进行跨洲际、跨文化的普通人的对话。每一本书由一位中国作者和一位法国作者就同一主题同时撰写试图把两个全然不同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联结在一起达到互相参照和沟通的目的，这种设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都是第一次。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设计在中国和法国都引发了许多年轻人一如年长者的兴趣。以后的各辑将会陆续出版。

另外，我们也希望这是一套供你欣赏能为你提供美好心情的小书，因此文笔力求亲切活泼版式也力求精巧玲珑，以便你在车上、船上、临睡时、等待时都可以得到阅读的愉悦。孔子说：“知之不如好之 好之不如乐之。”孔子赞美的超越于功利的纯美的享受也正是我们所想奉献给你的。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和中国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个致力于普通人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了解的、面向未来的“创举”就不会有实现的可能。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智慧的人总是最善于使不同的因素和谐相处，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的特点，使之成为可以互相促进的有益的资源这就是“和”。

要保持独特之处，就必须从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已经形成的概念、体系出发。中国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一种“情景”这种“情景”随个人的心情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周围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外在的一切就不能构成意义。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提倡“心外无物”。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指着谷中花树问他：“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见此花树时此花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内在的“情”与外在的“景”相触相生就产生了独特的生活体验构成了人的存在。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就是想突出不同文化环境中个人的体验和差异，并期待在这一过程中，遥远的地域环境、悠久的历史进程、迥异的文化氛围都会从这些体验和差异中由内而外地弥漫开来，相互点染。中国和法国远隔重洋，但两国的文化都被公认为是历史悠久、富有情趣、各具特色的。因此我们首先选择中国和法国作为“远”“近”的

中国古话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朝夕相处的人尚且各不相同，何况远隔重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呢？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和眼光来看也全然不同；中国古代诗人苏轼（1037-1101）早就说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封闭的自我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一个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从而得到发展。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因此，孔子一贯强调必须尊重不同 他说：“君子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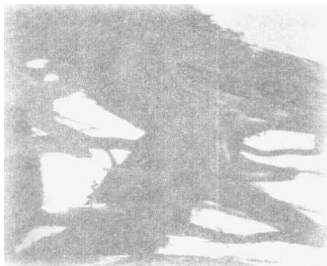
1 我是从哪里来的？— 12

2 小妖到哪里去了？— 16

3 人是不是能像花草一样再生？— 20

4 我为什么而活？— 26

5 人真能逍遥吗？— 32



6 我真的能相信宗教吗？—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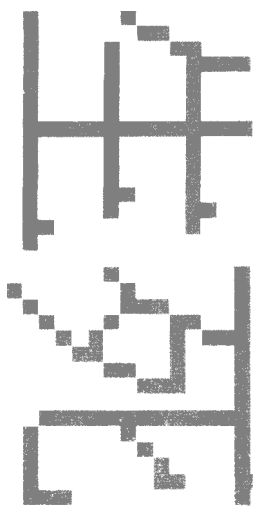
7 理想与现实必定是矛盾的吗？— 52

8 超越生死的观念和途径— 62

生死问题是各个民族的哲学、宗教、伦理、医学等等都要讨论的问题而且在各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生死问题的主题也非常之多。一个中国人对生死问题如何看法自然会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已经七十年的中国老年知识分子除了非常深刻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是如何看待生死问题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在七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随之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我想无论如何变从我有了这个“生死问题”之后在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总会透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时明显些有时隐蔽些，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总之影响是深深的。

把“生死问题”提出来写成一本不仅给中国人看，而

且也要给外国人看的小书我踌躇了很久感到很难下笔。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打算从我自己对“生死问题”看法的历史过程来写，也许会给读者一些具体的印象并能通过这些具体的印象来了解一个中国人对“生死问题”的看法如果能通过我对“生死问题”的看法的不断变化能了解中国的变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一问题的种种不同观念，那也许更有一点意义了。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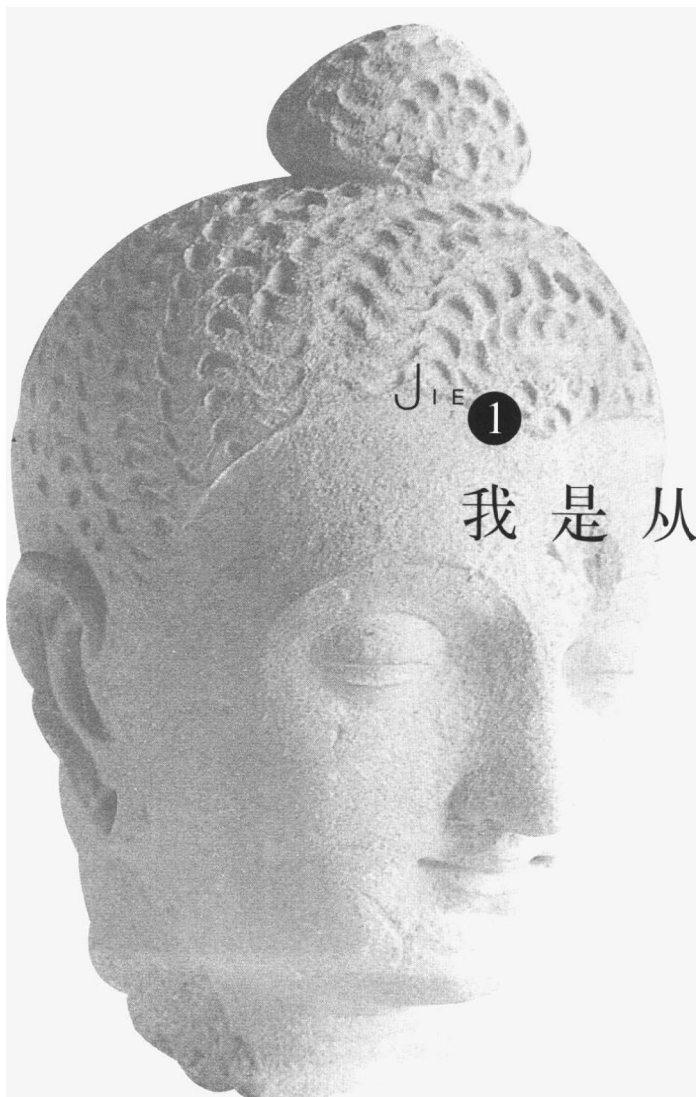
B

N

G

S

I



J I E

1

我是从

WO

SHICONGNALILAIDE

哪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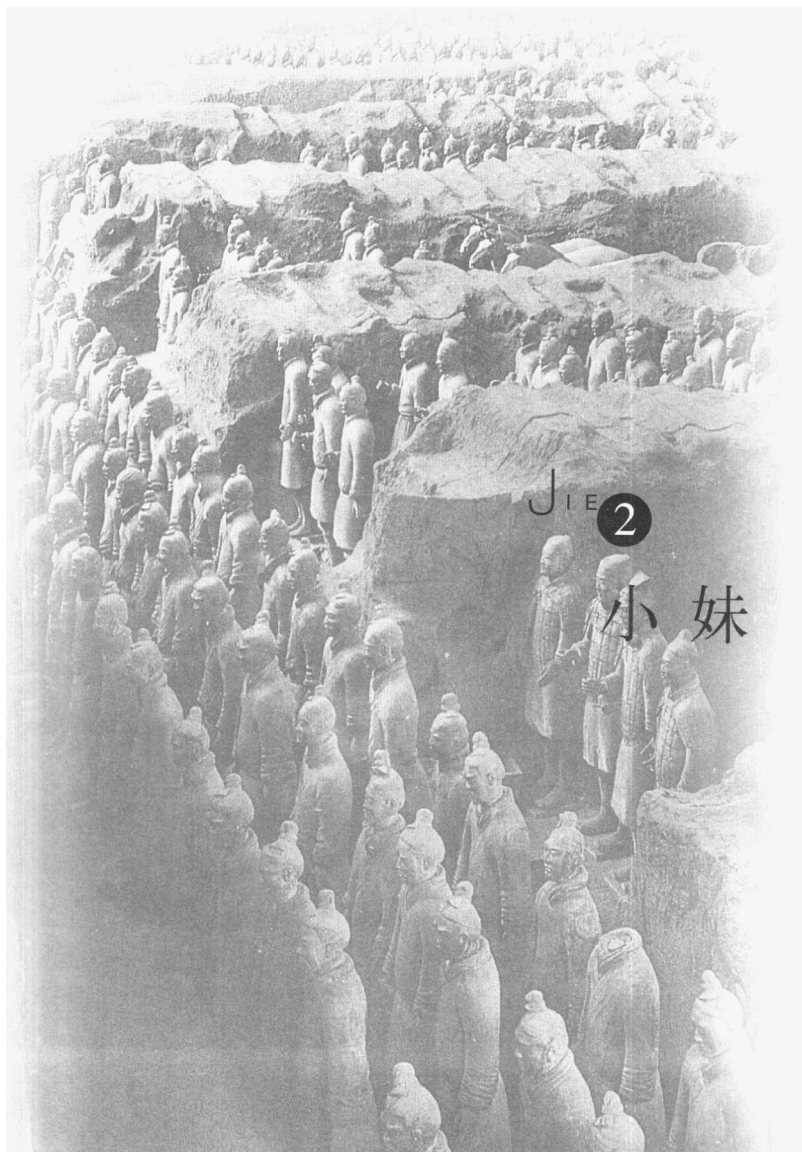
我想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大概不会去考虑“死”的问题，却会对“生”提出问题。我记得在我四五岁时，常常会问我的母亲：“我是怎样生出来的？”母亲往往是避而不答。但孩子的好奇心促使我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母亲就回答我说：“你是从我的腋下生出来的。”于是我也就深信不疑了，以为“生”就是如此的“生”了。后来我渐渐了解到，中国的母亲一般都是这样来回答自己幼小的子女的。这是为什么呢？

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有关男女之间的“性”的问题，父母是不应对自己幼小子女讲说的，因为男女之间的“性生活”以及孩子是如何由父母的精子与卵子构成等等，都被认为是“不洁”之事。我想这种思想大概是由长期的民间风俗习惯所形成的，但也可能与儒家的“礼教”的影响有关。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所谓“感生”故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所谓“无性生殖”。汉朝的许慎《五经异义》引《春秋·公羊传》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意思是说，圣人没有父亲，只有母亲他的母亲是感受大自然的灵异而生圣人。例如，在中国的传说中伏羲氏是由他的母亲踏到了一个大脚印而受孕出生的；帝尧的母亲由于感受到雷电而生尧，像这种神话传说故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这无非是为了把历史上的（或传说中的）圣人神化。这样一种神话传说故事在民间的影响就成为把男女之间的性交之事回避了，而不愿孩子们过早的了解男女的性交问题。

中国的神话和传说虽然不如西方丰富但它却有其自身的特

点，或者是把历史上的人物神话化，如上面说的帝尧之母感雷电而生尧；或者把神话历史化《庄子》书中记载了不少神人，这些神人渐渐在历史文献中就变成了似乎真人真事了特别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更是如此。例如在《纬书》中，圣人孔子就被加以神化，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人。



JIE 2

小妹

XIAOMEI

DAONALIQULE

到哪里去了？